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蘭山王銑潤成同訂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垂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又為史贊之
一體然劉評
當甚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
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
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
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
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
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

李克撰翰林論摯
虞撰文章流別集

如次諸史傳實為垂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
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

書而書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
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
於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
于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
以叛曾不挂言畧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
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
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
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
必稱典麗一作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于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訓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于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

漢

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謂之太祖

怒曰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

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

曰王琛暖睛全不轉公曰暗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

于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

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

錄則否矣

世稱近史編語

謂言語之語也

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

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

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

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誦南董之才宜居班馬

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

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

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師

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

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

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畧稱高祖曰得

既在我失亦在子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

子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

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

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關

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

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鄴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濶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靜之勅。

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

所謂撮其機要剪裁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父

通多此失

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系遷

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于

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

無前後節文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等差隆殺也

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

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

且以澹著書方于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譏劬者

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豈所

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

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鞠養後主緯天統初奏引

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平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

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

王煥反益為文宣所疑乃降于周

百志王平字子均已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

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人從世祖攻王郎封

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山子灞上迎武帝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袁淑伴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歷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廢太子然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還之子孫武帝然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甲寅為梁公備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罷于梁明可臨軒恭授璽綬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惜山提至鄴惜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勅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位于齊

補注

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聞于大理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云云于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北史魏季景傳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侍御史

除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帝以魏收所撰
後魏書。褒貶失實。詔諸司以魏史義例與收多
所不同。

雖家言一經
考駁觸手紛
碎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
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
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
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
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于吳謂
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
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
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

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于佗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

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上。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

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于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

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琨

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屬者矣向使兩賢不出
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于後世乎是
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
劣者哉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
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
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
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
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

前人作語
後來翰墨
家喪其資
矣與史乘
流別判然
混之則謬

枚乘譜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于岩畔撰漢

舊本

無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
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
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
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
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
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
未學也

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漢水蘆中
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

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有書以寓言為主、嵇康

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蛇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為繆矣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靖景公時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靖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為氏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女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婦其妻淫于隣人淫者憂之妻曰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隣婦李
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
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
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
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
以為后

春秋左傳初晉子圉為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
子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
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鉤屈原
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
宓妃以鉤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魑魅而虛用溫
形不其踈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鰲令死其尸流亡蘆江水
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
望帝自以德不如鰲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昫字廷明燮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燮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

悅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

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

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覩一美人于岩之畔乃披御

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

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

來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有過川楫

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

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燕于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于是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螭隣蛇蛇隣風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如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鵲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補注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宜王大驚、按此隱形以干
齊王事、乃無鹽事、非宿瘤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也、溺死洛
水、為洛神、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
習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
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
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
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
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達抵牾而不知其失葛

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王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

原本作蛙壁

不行綴旒

原本作綴緝今並依郭本

改定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于一朝終獨高于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

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
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
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于童烏稚子。蜀漢諸賢。
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

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叅聖。在于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
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
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文也。吳均魏收。小人

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公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

其所記也喜論人惟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
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
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
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
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
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
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于元大記之于傳可也

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彫出小伎短才小說或為

集不過數卷

如陳書陰鏗傳云有五卷其類是也

或著書纔至一

篇

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

莫不一一列名編諸

傳末

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名略記後魏書劉

芳傳

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

祠記

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

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

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

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沒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代史謂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韓子鄒君好長纓方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

一紫公忠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老吾家之童烏乎九齡

而與我立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

賊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雉高

壙歷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大叔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

虞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

能答于是啻笑竊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爲魏武軍謀祭

酒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爲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

侯劉舍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

青翟爲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

令

後漢書趙壹舉郎上計吏到京司徒掾逢見而異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遇之者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印吏竟如其言

〔補注〕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子鏗字子堅博涉書史尤善五言詩陳天嘉中為始興王錄事參軍遷晉陵太守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梁書元帝紀所撰有同姓名人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所神記十卷蕭繹撰

南史姚察傳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陳太建初授宣明殿學士聘于周著西聘道里記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支彭城人仕魏至中書令撰鄭玄所注周官禮記音各一卷

北史祖鴻勳源郡范陽人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兵文位至高陽太守

孫端綏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大興李宗沆正菴同訂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天道遠人道
邇必云某災
皆有某應縱
皆鑿鑿亦難
許為不誣自
班書擬立此
條可謂自揭
拙劣與古今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燕累尤甚今輒條
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
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
為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人表同病乃人表莫肯繼作而五行志遂為史家定例何也夫某年某日有某異某年月日有某事分編而體誌之觀覽者自當心知其應何必將其事件繫其下如遺物者而命而書之也

史記言古本 卷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舅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舅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

之弊無不知
春秋立不書
事原而他人
歷歷出之不
處于智過孔
子

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

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葬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于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

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仇卻至卻錡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卻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叙事垂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晏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

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惟徵半事遂令學者疑工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占語討事不終也

據劉解雨
雪並解雨電
本篇此條今
火通誤以劉
帝並解雨電
而況其再列
乎乃失言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歲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辭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異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

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電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分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

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

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

武稱元鼎每歲皆書

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二年宜除元鼎之號也

哀曰建平同年必錄

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

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也

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准者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息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除喪以文伯晏王曰云云籍談不能對王曰籍父其無後子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云云杜注云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

漢書五行志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

漢書文帝紀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胃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

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
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
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
災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
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
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繫復娶齊女未入
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
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上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謂七年魯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

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上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

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灾邪其失一也

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七年亦謂校其時月殊在戰前

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

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

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青而三

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憫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言按漢帝

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哉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睦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

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
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
求諸後應曾不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
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
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
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
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跡濫今聊演而申之按
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身通言古不
卷一
九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譫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畜懷妊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

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
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
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
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
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
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
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
崩鵠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曰汴子產具

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一時有識
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
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
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
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嬖諱者也今諺曰弟與兄爭嬖字以
其名鄙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
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
自任胸懷也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為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
缺之言服虔注周赧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責

急乃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
諺臺是也師古曰鉄錢王者以為威周哀政令
不行雖有鉄錢無所用之是為私竊隱藏之耳
前漢書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
元年莽臣威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
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璫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眭弘字孟魯人少從燕公受春秋孝昭
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義
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
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
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入未央
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皆莫見至勾盾中
覺得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

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珮之、招前殿署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

卜僎曰、期年將有大谷幾亡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

外、洧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國、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

禮也、

春秋定公六年冬、城中城、杜注云、為晉侵鄭、故

懼而城之、

春秋定公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杜注云、鄆、戴于齊、故圍之、

左傳、莊公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

禦之、宋師大陳而薄之、敗諸鄆、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

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
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
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鵠退飛是也、案舊史稱
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
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價濟風之為害、設于尚書

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言衆怪
歷叙羣妖述雨雹為灾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
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鷁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
尤奇若景帝永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
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
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獬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
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辰以蕭叛班志

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

此二事是班生自案左
釋非引諸儒所言

案左

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關雞而傅介
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雁鄭殺
萌于解蠶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
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
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灾青賢哲占
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
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佳彌以記豈非

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徃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灾而不言其應

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

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建昭四年

皆地震隕石凡四十。摠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
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荊國雨雹大如芥。蜚鳥死。
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
肥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
甲持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此皆魯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象寶。皆不言其應。此皆魯
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
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
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
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
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蟻
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十之後。崩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邠伯來奔亢陽所以成
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
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
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鳴
王亦未敢誦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債于濟杜注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
笑以為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鵲于城之陬占曰
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
侯取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齊侯

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鄉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
守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斷之咎猶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
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臯比之室殺
其宰華吳國人逐狄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仲之難聞季氏介其難即氏為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于即氏且讓故即昭伯怨平
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弑靈公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卻前漢書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與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滿商人也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無威齊楚之君令失制度將為亂其後封齊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補注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八年遂滅曹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左傳文公十二年春邲伯卒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邲伯來奔

左傳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摠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

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中王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

楚嚴王

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

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

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

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

有蹊田之謗取愧

一作識

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

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

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

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

髮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發夏徵舒斃諸東門未

嘗言滅陳也
昭八年楚靈
王滅陳使奔
封戊為陳公
是陳蓋滅于
昭公時也董
氏所引國語
子元亦未審
的

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似虛辨物色尋
昭之上去于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于靈楚經五
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
勤矣差之千里何其濶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
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
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
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
歷嚴閔釐文宣

歷即僭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

凡五公而楚嚴

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
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
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脇陽之象見釐
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
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
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
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

案史記紀亡
子癸為之後
四十八年為
楚惠王所滅
今僅云晉平
公時杞尚在
而宋書林

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
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
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
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
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
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
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

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伋後宋臣戾譏太子座而

殺之

事在襄二十六年

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事在成十五年華

合比奔衛

事在昭六年

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

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

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然諸棄堤實難符會

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

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

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

為鷄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浹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于浹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失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浹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

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
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佗說
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
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
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
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

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當為州滿事具王初

續書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一作逐七人

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
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
和我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
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
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
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
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

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靖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大踈濶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

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愬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紀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隣故輕引災祥用相符合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

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
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
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
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
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
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
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
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是危亡是時

子產任政內惠于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
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
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
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
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
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
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

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正之地如有應書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叔服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怒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中

王肩

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子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為郢敖公子圉弑郢敖而立為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諸國關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微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繼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存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子兩君天下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涕黽助之抽戈結袵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

矯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晉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息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

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于朝使魏相
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台蒙禦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鷓澤魏絳為中軍
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
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我辱何如之必殺
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侯人書公讀其書跪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請無
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魴
虎豹之皮以請和魏絳曰和我有五利焉公悅

使魏絳照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已酉師于牛
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
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
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討。而拔其地以塞夷庚。

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

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哀公繼。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

怨諸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公孫教會晉侯于戚。左氏傳曰。

平侯殖戚田。故公孫教會之。杜注云。晉取衛田

正其疆界。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杜注云。王子捷。即王

札子。按本經及杜注。並作王札子。史通誤。

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按惡夫人姜氏之子公羊傳謂之子赤。

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口同盟滅雖不能殺敢不殄乎。

左傳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

為右師華元曰吾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

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于鴛澤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

春秋襄公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

戊寅大夫盟正義曰公羊以為渙梁之會君若

賁旄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其事不由君也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長山聶際茂松岩同訂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
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
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

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徃徃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

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
於羑里孔父阬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
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
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
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
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
道矣且案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
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
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
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
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竊隆異等
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倣俾有
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
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此特極言優
孟之似叔敖
耳子元所駁
頗似高叟為
詩

者也。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龍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

四科只論列
從陳蔡之人
耳未可以有
若之名不隸
四科邊謂其
賢不逮也

長無子母為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

一作

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

詳門徒商摧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于十哲遠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

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
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
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
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誅故
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
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國家新造慮
多反側急須
莫定安集之
張良特來間
而建此策耳
非必諸將果
謀反也東劉
刻舟何以論
古

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
之逐鳥雀紫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讐此
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
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
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
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
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
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

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仍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

古之循吏職
夏簡易如車
車就道一轡
自隨皆漢世
事也豈必前
驅後乘蔽野
塞路者哉子
元之見何其
陋也

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仍使別駕計
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假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
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
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
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
惶失據安能犯駟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
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
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顚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按史記趙世家母卹剖竹得朱書久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來書無竹也

史通言胡補卷二十
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微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惣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橐矯號漢王或主邁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

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紵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調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

蓋曹公多詐好立說

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鶩侍講殿瓦皆飛

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帽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騫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

舊本作喻

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

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

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
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
也一鱸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
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
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州貧米待客並其類也
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敝緼口
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
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
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

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葬食一蒸飧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隣伍者尚

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
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
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
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
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
膚外博況乎溺情狔酒不改平素雖復一時嘔慟
豈能紫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
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
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唯毀及譽皆無

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

于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

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畧識唯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譴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燬燼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譴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為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數之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祈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存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

君于石子、石子曰：王制，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

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乎！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殺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公遊于姑蘇，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

補注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
邯鄲三十里秦軍之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
安屋瓦盡振
禮記檀弓篇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
詩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娼

一作娼

預政士有附麗

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

為一

中允四載不遷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

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工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
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
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
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于蕭
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
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
廣莫不顧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
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于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
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
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
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
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
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
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
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
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
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
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
聽不該。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
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
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
獄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

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䟽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

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
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
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
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
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
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
奮墨。勤情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
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

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剌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希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

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責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
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
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
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
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
劉秘監徐禮部等并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
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
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
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

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
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
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
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
駟馬入函關排干門謁天子引賈生于宣室雖嘆
其才召季布于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
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
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
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

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
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
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
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
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
皆饜而我餘瀝不濡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
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
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
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

于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
愚自得寧以克詘櫻心但今者龜勉從事學拘就
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
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
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况僕未能
免俗能不帶芥于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
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既
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
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

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于難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傳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李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人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臣毀臣者臣恐有讒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于燕破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獨有一劍耳又蒯緤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乃還之幸舍

史記汲黯始為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補注

唐書蕭至忠傳沂州丞人龍朔中為侍中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奸植黨韋巨源等無所弼正至忠獨不詭隨時望翁然歸重唐隆元年坐后黨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竅用事至忠乃自附納復為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鄭州原武人為人佞而智
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取類如此後
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子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
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垂拱中坐奸贓流
嶺外歲餘還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懿宗所
劾貶播州司馬久之復同平章事坐事貶原州
都督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韋氏敗坐誅
唐書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與李勣同為
宰相知左史事弟子錫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唐書崔仁師傳孫湜字澄湖少以文詞稱附托
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于外拜中書侍郎檢校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
後賜死

唐書岑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進吏
部侍郎時崔湜鄭愔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勳廉

為時議嘉仰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叙天寶後事、素取不倫、史官病之、

孫

端綬佩章

按

景緯撰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終